

楚

寶

楚寶卷二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江南周 星較訂

大臣

黃瓊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罷太守香之子也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

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璣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
 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
 稱望。李固素慕於璣，乃以書逆遣之。曰：聞已度伊洛，
 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
 夷隘，桀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
 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
 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
 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嘗聞
 語曰：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大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卽拜議郎稍遷尙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問者以來卦位錯謬寒煥相干蒙氣數

興日闊、月散、涼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空開石室、崇河洛、外命史官、悉條上承、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承、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爲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奢宦、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大中大夫薛苞、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耄、有作耆七人之志、宜夏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璽復上疏、曰、魯德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

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尚積。多致死。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灾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施行。自帝卽位以後。不行藉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節。

廟之禮、親藉田之勤、以堯、率勸農功、咎周、宣王、
不籍千畝、虢文公以爲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
去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
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于道路、晝暮聆庶、
政以卹人、雖詩咏成湯之不忘、書美文王之不暇、
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闕、而新穀潔齋之事、近在明、
日、固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爲親耕之禮、可、
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
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主卽齋宮、饗醴載耒、誠重、

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迎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項之選，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史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爲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

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咎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以里數爲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以爲恨。會以地動策免。復爲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

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爲冀所飾。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爲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復拜瓊爲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爲郟音九鄉侯。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旣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慮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爲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氣。是以王者處高。

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夏桀以穢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冤。所蹈不以賢佐爲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

天挺繼統興業創基永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
於衆患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
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
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
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
卽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乘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
傾動朝廷卿校收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華明珠
兩金之寶殿滿其室富擬王府勢回天地言之者必
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

塞階下耳目之明。更爲聲替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
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爲報。而坐陳國
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
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藩之敝。
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
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高雲旣
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
忠爲諱。昔趙毅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
鳳皇不翔。割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

其然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
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
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
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
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僞復與忠臣并時
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襍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
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
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
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

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
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其年卒。
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諡曰忠侯。孫琬。

海內士品曰徐孺子。常事江夏黃公公卒。孺子往
會葬。無行費。以致齋磨鏡具。自隨。每所在。貨磨鏡。
取資。然後得前。既至。祭畢而退。後漢徐稚傳曰。
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嘗爲太尉黃瓊所憐。不
就。及瓊卒。躡蹻。稚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
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

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禰也乃選能言語生荆
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飲共言稼穡之事臨
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
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風俗通義曰公車徵士
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
隱者初不答命瓊薨旣葬負筥并涉齋一盤醞哭
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中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
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
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恠其故遣瓊門生茅季瑋追

請辭謝終不肯還謹按禮凡吊喪者既哭與踊進
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
而親至者非徒徇於己顧義報乎哭酸墳前是也
訖當卽其帳衾問勞子琰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
違儻見微闕教誨可乎如何儻忽甚於路人答黔
敖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爲其嗟可去謝可食今
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苦塊又孺子到便詣墳
無介夫何爲哉

聖楷按瓊初教授于家徐稱從之咨訪大義是有

師弟子之分非同薦辟之知也豈以稱皎節高志
反自薄于申徒蟬諸人乎風俗通駁其吊喪一段
極有見又按郎顛上書薦瓊云江夏黃瓊耽道樂
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于從政明
達變復朝廷前加優寵竇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
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天下莫不嘉朝廷有
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云云十數語可與瓊
疾篤一疏並垂有國之鑒

延熹日食考

按延熹元年夏五月甲辰晦日食太史令陳綬因
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
諷雒陽令收考綬死于獄帝由是怒冀嗟乎若陳
綬可謂能于其職以死恬主者矣常表出之與李
雲杜衆諸人並傳

胡廣

胡廣字伯始南隄華容人也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
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
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
歸鄉里父貢交阯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長大隨
輩入隄爲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
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救真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
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舉孝廉
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

謝承書
曰

雅才學光五經古今術藝皆旬月拜尚書郎五選尚

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
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廟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
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太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夫
疑霧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策既
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倪
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
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
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

陳聞帝從之，以剡賢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史試章奏，廣復與敞處上書駁之，曰：臣聞君以兼覽博炤爲德，臣以獻可替否爲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人，詢於芻蕘。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詁之於故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罷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史試牋奏，明詔旣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

之萬世詩云天難誅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蓋選舉

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子產治鄭

阿之政非必章奏廿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

在弱冠廿羅年十二子奇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

師經參雜霸執聖王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

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

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

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

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

採厥衷，敢以瞽言冒於天禁。惟陛下納焉，帝不從。時
陳留魏缺職，尚書史敞等薦廣曰：「臣聞德以旌賢，爵
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作。是
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
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
理，六經典奧，稽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
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
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
進。臣等竊以爲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旣蒙

簡、灼、宐、試、職、千、里、匡、寧、方、國、陳、留、近、罷、今、太、守、任、缺、
廣、才、畧、勝、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頽、俗、使、東、修、
守、善、有、所、勸、仰、廣、典、機、事、十、年、出、爲、濟、陰、太、守、以、舉、
吏、不、實、免、復、爲、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
司、徒、質、帝、崩、代、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
帝、封、育、陽、安、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
尋、以、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爲、太、常、拜、
太、尉、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誅、廢、與、司、徒、韓、續、司、空、
孫、朗、坐、不、衛、宮、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爲、庶、人、後、拜、

大中大夫太常九年復拜司徒。肅帝立與太傅陳蕃
參錄尚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會翊被誅代爲太
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
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
無愆。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譽直之
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彥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
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又與中常
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
任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

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竝爲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席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省護喪賜冢塋於原陵謚文恭侯拜家一人爲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郎以下數百人皆緘經殯位自終及塋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於闕後涿郡崔駰及字瓌又臨邑侯劉

駒、驗、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
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餘、所、
著、詩、賦、銘、頌、箴、弔、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熹、平、六、年、
霧、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
郎、蔡、邕、爲、其、頌、云、

蔡邕撰胡廣黃瓊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
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
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膺
天生蒸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

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綬奕奕四牡沃若
六轡袞職龍章其文其蔚崇曜乾台窮寵極貴功
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爲二

李贄藏書曰甚矣殺身之難也世之人士動以殺
身律人過矣使必皆殺身而後可此賢者所以終
身巖穴不肯見于世也胡廣趙戒雖不能如李杜
之極諫力爭然李杜旣死仍復有李杜者相繼而
起羅列於朝誰之力歟其與自殺而遂已者厥功
倍矣故曰天下中庸有胡公信哉其爲中庸也豈

若張禹者以帝師之重言聽計從乃曲意阿順專
爲孫謀者比乎吾是以亦謂吏隱蓋隱于無名者
也。

聖楷曰君子之慮人家國也必先審其幾度其勢
而後以其身付之庶幾生不徒生死不徒死也李
固身爲三公負時重望初與梁冀爭立清河王不
克此時卽空奉其身以退矣而不退是已失先後
着及質帝遇毒事出變異使固于伏尸號哭之時
竊冀殺君之罪內以白于太后外以告于天下卽

不能正其誅，猶可以取其氣，燭而驅使之，不。大勝。
張。菱。奪。劍。之。勇。乎。又。復。舍。此。急。羞。不。下。而。再。與。之。
爭。立。清。河。王。卒。死。凶。豎。之。手。乃。抱。憤。貽。書。胡。虜。趙。
戒。欲。何。爲。乎。管。人。謂。其。忠。有。餘。而。才。不。足。詎。不。信。
哉。今。之。訾。議。胡。虜。者。亦。不。過。責。之。以。激。怒。凶。冀。而。
速。之。與。固。同。死。耳。不。知。一。死。之。後。于。國。何。益。悠。悠。
萬。事。惟。此。爲。大。獨。殺。身。云。乎。哉。此。皆。小。夫。陋。儒。不。
通。時。務。之。見。故。蘇。頌。濱。以。爲。無。益。于。事。而。徒。
身。君。子。不。爲。也。

菊水考

盛弘之荊州記曰菊水出穰縣芳菊被涯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爲笑太尉胡廣久患風羸恒汲飲此水疾遂得瘳年近百歲此菊莖短葩大食之甘美異于餘菊廣又收其菊實播之京師處處傳植聖楷按菊不結實此菊實亦出劄聞穰縣一作鄴縣今南陽鄧州地廣輿記云內鄉縣

菊生卒考

殷芸小說曰胡廣本姓黃以五月五日生父母惡
之歲之葫蘆棄之河流岸側居人收養及長有盛
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爲背其所生則害義背其所
養則忘恩兩無所歸託葫蘆而生也乃姓胡名廣
云按蔡中郎撰胡夫人黃氏神誥廟生繼兩母皆
江陵黃氏女安得有葫蘆托生之事此等妄說無
識者多喜信之又廣陪塋洛陽今華容縣不應復
有廟墓惟伯始讀書堂遺址猶存

蔣琬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

平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令大吉之徵也
爲什邡令先至爲漢中王琬入爲尚書郎建興
八年丞相亮開府璠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
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
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
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爲參軍五年亮
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爲長史
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
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我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

白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
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
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
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
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
驕凶遼東三魏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虜大
興農役還相攻伐隸秦之亡勝虜首難今有此變斯
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
西犄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爲大司馬

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畧。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而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否。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言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細按。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猜懼其必死。

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爲管諸葛亮數闕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高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尙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旣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慄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

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
禰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羗
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羗郭淮破羗算其長
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
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
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任涪疾轉增劇
至九年卒謚曰恭子斌嗣爲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
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
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各氣類也桑梓

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掃墳塋。奉嗣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亾考管遭疾疹。亾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如君西邁。乃欲屈駕修敬墳墓。視子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斌弟顯。爲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遇難。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

敏以爲男女布野農穀柄畝若聽敵入則去矣
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
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卽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聖楷按湘鄉東漢屬零陵魏晉屬衡陽魏至隋始
罷衡陽魏以湘鄉省入屬潭州珣生於湘鄉塋於
涪本傳甚明乃修魏縣志者或辨珣墓在湘鄉或
爭珣爲今零陵縣人又總志云營道南三十里有
蔣珣墓此何異說夢

費禕

費禕字文偉江夏鄱音人。也。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游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西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塋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

今而後春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禪與允俱爲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禪右。高亮特命禪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邊。以禪爲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簡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禪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權甚器之。謂禪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還遷爲侍中。亮北任漢中。請禪爲叅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爲中護軍。後又爲司馬。

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泣涕橫集禰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禰匡救之力也亮卒禰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令於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狼禰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怠常以朝脯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琬自漢中還涪禰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禰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

禕許別求共圍碁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斂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斂曰向聊觀試君耳若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琬因讓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畧與琬比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遂成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隆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爲循手刃所害謚曰敬侯子承嗣

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
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
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權乃以手
中嘗所執寶刀贈之禕荅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
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
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陳壽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
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
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 裴松之

曰。繡。費。爲。相。克。適。畫。一。未。嘗。狗。功。妄。動。有。所。虧。喪。
外。却。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安。居。靜。之。
理。何。以。過。于。此。哉。今。譏。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
覽。者。不。知。所。謂。也。

聖。楷。按。別。傳。又。謂。禰。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
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此。猶。是。乘。
鹿。車。時。氣。象。古。人。窮。達。不。異。如。此。風。俗。通。曰。俗。
說。鹿。車。窄。小。裁。容。一。鹿。

張東之

張東之字孟將襄陽人少涉經史補太學生祭酒令
狐德茶異其才便以王佐奇之中進士第始調清源
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
東之爲第一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時突厥默啜
有女請和親武后欲命武延秀娶之東之奏古無天
子取夷狄女者忤旨出爲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
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東之論其弊曰臣
按姚州古哀牢國域土荒外山岨水深漢世未與中

國通。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未始
請內蜀。置永昌繩。統之賦其鹽布。甄蜀辦以利中土。
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佛據蜀甲兵
不充。諸葛亮五月度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峻
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
此前世置繩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
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
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
爲陛下惜之。晉漢歷博南山。涉蘭倉水。夏置博南哀

牢二縣蜀人愁苦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
倉爲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而爲蠻夷所驅役也
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戒耗國儲費調日引使陛下
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
里之外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爲
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卽用渠率統之不置漢
官不置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
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爲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
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縻蠻

夷之要。今姚州官屬既無固邊厭寇之心。又無強且
縱且擒之伎。唯詭謀狡算恣情割剝。動所渠遣。成
朋黨折支。語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爲恥。提挈
子弟。彌引凶惡。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凡逋逃亡命在
彼州者。戶贏二千。專事剽奪。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
王簿石子仁奏置。其後長史李孝讓辛文暢死於羣
蠻。詔遣郎將趙武賢討擊。兵無噍類。又以將軍李義
總繼往。高郎將劉惠基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亮有
三不易其言。卒驗垂拱中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

夔乾福復請置州言課稅自支不旁取於蜀及置州
據李稜爲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瑨受置瀘南七鎮
戍以蜀兵蜀始擾矣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間皆巨
猾游客國家設官所以正俗防姦而無恥之吏敗謬
至此今劫害未止恐驚擾之禍日滋宜罷姚州隸
府歲時朝覲同蕃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
使不許交通增繕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臣愚以爲
便疏奏不納俄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
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

資歷今宰相李嘒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
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
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卽召爲洛州。它日又求
人。仁傑曰。臣。替。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
薦宰相而爲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
郎。後姚崇爲霧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爲相者。
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並。用。之。
卽。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誅。二。
張。也。柬。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

三品漢陽魏公實封五百戶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
特進罷政事東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
刺史中宗爲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
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會漢水漲齧城郭東之
因壘爲隄以遏湍怒閘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
及貶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景雲元年贈中書
令謚曰文貞授一子官東之剛直不傳會然邃於學
論次書數十篇

通鑑唐紀曰神龍元年正月太后疾甚麟臺監張

功也。春官侍郎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
與中臺右丞魏元卿、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
袁恕己謀誅之。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
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曰：大帝也。柬
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
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
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
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
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

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東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望爲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靄武至。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東之玄暉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

門造多神。湛及內直郎駙馬都尉安陽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道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陛下蹙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惶。諸公更爲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

等斬易之。曷宗於庶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曷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復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邪？我

於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
暉曰：「它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
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同
休、閻範、皆斬之，與易之、閻宗、梟首天津南。是日袁
恕已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甲辰制太子監
國。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卽位。丁未，太
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戊申，帝帥百官詣上
陽宮，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神龍元年二
月甲寅，復國號曰唐。

御史臺記曰二張之誅也張柬之勒兵於景運門將收諸武誅之彥範以事既竟不欲廣誅遽解其兵東之固爭不果

五王傳贊曰五王提衛兵誅彥範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爲英主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爲威何其淺邪覺牙一啓爲魑后堅畧所乘劫持戮辱若於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聖朝曰張孟將稱宰相才者其功莫大于誅二張
本傳止云首發其謀四字似太畧子故傳採唐紀
諸書使讀者有所考鏡焉嗟乎自古奸人亂國而
君子能安攘之者雖自竭其心力亦有天意存焉
况功成之後變出不測君子又安能逆料之乎讀
史至此真堪泣下 又按定命錄張柬之任青城
縣丞已六十二矣有善相者云後當位極人臣衆
莫之信後應制策被落則天怪中第人少令於所
落人中更揀有司奏一人策好緣書寫不中程律

故退則天覽之，以爲奇才，召入問策中事，特異之。卽收上第，拜王屋縣尉，後果如其言。

哀牢國考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悉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爲父所舐。

而點遂共推以為王。後半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為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繼。乃分置小玉土地沃美。空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刻毼帛。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汗先以覆亾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虎魄水精璠璣。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獬豸。聖楷。按。獬音陌。白豹也。狀頗似熊。

蒼白色。白樂天有獬廌贊序云。獬廌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瘴。圖其形。辟邪。不傷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山海經云。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又按哀牢。卽今雲南永昌府姚州。卽今姚安府。

鳳閣鸞臺考

按唐武后光宅元年。改中書省爲鳳閣。改門下省爲鸞臺。漢舊儀。中書官領尚書事。自魏晉始。謂之中書省。其職總國內機要。多擅威勢。亦謂之西臺。

唐開元又改爲紫薇省門下省卽給事黃門侍郎
與侍中之總稱也唐謂之東臺亦謂黃門省

郝處俊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父相賢因隋亂與婦翁許紹據
峽州歸國拜滁州刺史封甌山縣公處俊甫十歲而
孤故吏歸千緡贈之讓不受及長好學嗜漢書崖畧
暗誦貞觀中第進士解褐著佐郎襲父爵兄弟友睦
事諸舅謹甚再轉滕王府屬葉官去久之召拜太子
司議郎累遷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爲淇河道總
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陳賊遽至舉軍危駭處俊
方據胡牀餐乾糒不顧密舁精銳擊之虜卻衆壯其

謀入拜東臺侍郎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藥高宗欲
遂餌之處俊諫曰修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
哉。昔先帝詔浮屠那羅邇娑寐案其方書為祕劑帝
餌之俄而大漸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為取笑夷
狄故法不得行前鑑不遠惟深察之帝納其言拜盧
伽逸多為懷化大將軍進處俊同東西臺三品咸亨
初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帝
嘗曰王者無外何為守禦而重門擊柝庸待不虞
邪我嘗疑秦法為寬荆軻匹夫耳七首竊發羣臣皆

荷戟侍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輒升殿。嘗夷三族人。皆懼死。安有敢拒邪。魏曹操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雀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修爲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曰。彼來者必王修乎。此由修察變。識幾。故冒法赴難。向若拘常。則遂成禍矣。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詩曰。不懈于位。人之攸壘。仁也。式遏寇讐。無俾作慝。刑也。書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中道也。帝曰。善。轉

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初顯慶中令狐德棻劉胤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叙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嘗從幸未央宮辟仗既過有橫刃伏草中者先帝歛轡却謂朕曰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叙此爲實處俊曰先帝仁恩溥博如此類非一臣之弟處傑被擢供奉時有三衛誤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應載處俊乃表左史李仁實刪整僞辭會仁實死而止上元初帝觀酺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

音。按。分。東。西。明。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詐。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明。造。黨。使。相。誇。詡。彼。俳。兒。優。子。言。辭。無。度。爭。負。勝。相。譏。諂。非。所。以。遵。仁。義。示。雍。和。也。帝。遽。止。歎。曰。處。俊。遠。識。非。衆。臣。所。逮。遷。中。書。令。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謫。見。于。天。下。降。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

高祖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義琰曰。爲太子少保。開耀元年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帝哀歎其忠。舉哀。順門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詔百官赴哭。官爲營塋。子北叟固辭未聽。裴炎爲白。帝曰。處俊。死諫。臣曰。生無益于國。死無煩費。凡詔賜。願一罷之。帝聞惻然。

答其意止賻物而已。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與。舅許圜、師同里，俱宦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貴顯。故江淮間爲語曰：貴如郝，許富如田，彭。

聖楷按：唐宰相世係處俊子二人，北叟官司議郎，南容官秘書郎。通鑑曰：垂年夏四月，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於處俊，會奴誣告象賢反，太后命周興鞠之，致象

賢族罪象賢家人詣朝堂訟寃于監察御史樂安
任玄殖玄殖奏象賢無反狀玄殖坐免官象賢臨
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惡奪市人柴以擊刑
者金吾兵共格殺之太后命支解其屍發其父祖
墳毀棺焚尸自是終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
木九塞其口云又按小說初處俊死葬訖有一書
生過其墓歎曰塋壓龍角其棺必斲後其孫象賢
坐不道斲俊棺竟如所言

柳渾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梁僕射憺六世孫。後籍襄州，今襄陽。蚤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矢且戕，爲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皆有名士。天寶初，擢進士第，調單父尉。累除衢州司馬，棄官隱武寧山。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爲左補闕。大曆初，江西魏少游表爲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

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寬、少游、逯、訊、僧、僧、首、伏、因、厚、謝、二、人、路、嗣、恭、代、少、游、渾、遷、圖、練、副、使、俄、爲、袁、州、刺、史、祐、甫、輔、政、薦、爲、諫、議、大、夫、浙、江、東、西、黜、陟、使、入、爲、尚、書、右、丞、朱、泚、亂、渾、匿、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榜、笞、之、搜、索、所、在、渾、齷、服、步、至、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奏、言、臣、名、向、爲、賊、汗、且、載、於、文、從、戈、非、偃、武、所、空、乃、更、今、名、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銜、玉、而、賈、石、者、也、往、必、見、禽、何

賊之攘既而果爲賊縛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嘗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室帝然之玉工爲帝作帶誤毀一銖工不敢聞私市他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毘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左

丞田季羔從子伯疆請賣私第募兵助討吐蕃。渾
季羔先朝號名臣，由祖以來世孝謹，表闕于門。隋時
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子毀門
構微。一時倖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沮。帝嘉納，韓
滉自浙西入朝，帝虛已待之。奏事或口晏，佗相取充
位。滉遂省中榜吏，自若渾雖爲滉所引，惡其專質，讓
曰：省闈非刑人地，而榜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捐察
不滿，遽輒罷。今公奈何蹈前非，顯立威福，豈尊至尊
臣義邪。滉悔悟，稍褻其威，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

奏志貞與小史縱嘉其才不當超劇職臣以死守不
敢奉詔會渾移疾出卽日詔付外施行疾間因乞骸
骨不許門下吏白過官渾愀然曰既委有司高復撓
之豈賢者用心邪士或千里辭家以干祿小邑主辦
豈慮不能是歲擬官無退異者渾瑊與吐蕃會平京
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馬燧賀曰今日已
盟可百年無虜患渾跪曰五帝無詰誓三王無盟詛
蓋盟詛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反以季末事行
於夷狄夫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竊

憂之。李晟繼言曰：蕃戎多不情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而大陲亦當爾邪？皆頓首謝。夜半，邠寧節度使韓游瓌飛奏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帝大驚，卽以其表示渾。明日慰之曰：卿儒生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之。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爲所擠，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渾警辨，好談謔，與人交豁如也。清儉，不營產利，免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游，酣肆乃還。曠

然無黜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閤門奉朝請歎曰：「吾等視柳空城真拘俗之人哉。」五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

聖楷按：崔祐甫輔政，薦渾爲諫議大夫。其後渾陷賊，不汙卒爲唐之名相。若李元平之敗吐蕃之劫，盟皆算無遺策，真奇才也。惜未大用而卒。柳宗元念其終于散地，褒贈不及爲之上狀，請謚其畧，謂公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廛之士，以處其子孫，無一畝之官，以聚其族，屬待祿而飽，備

室而安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達生知是落落如此

河東柳考

按宰相世系表柳始遷於河東已居解縣有平陽太守純生子卓晉永嘉中自本邑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生四子輔恬傑奮號東春柳悞其四世孫也任梁爲左僕射封曲江侯自卓至渾十有一代爲士林盛族著于南朝云

馮京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少篤道，不羣。舉進士，自鄉舉禮部，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殺出奩具，日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還，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同修起居注。吳充以論溫成皇后追冊事，出知高郵。京疏充言是不當黜，劉沆請并斥京。仁宗曰：「京亦何罪，但解其記注，旋復之。」試知制誥，避婦翁富弼，當國。

嫌拜龍圖閣侍制知揚州改江寧府以翰林侍讀學士召還糾察在京刑獄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琦語弼以京爲傲弼使往見琦京曰公爲宰相從官不妄遣請乃所以爲公重非傲也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通西羌弼氏界木征官以斷夏人右臂除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神宗立復爲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王安石爲政京論其變張失當累數千百言安石指爲邪說請黜之帝以爲可用擢樞密副使河東麟府豐山州城壘兵械不治官吏皆受

譏京以先帥本道上章自劾曰使諸路帥臣知其雖
一時脫去後能僥竊名位者猶必行法不敢復媮惰
曠職優詔不聽進叅知政事數與安石論辨又薦劉
放蘇軾掌外職安石令保甲義馬京謂必不可行會
選人鄭俠上書言時政薦劾可相呂惠卿因是譖京
與俠通罷知亳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知渭州茂州
夷叛徙知成都府蕃部何丹方寇雞粽闕聞京兵至
請降議者遂欲蕩其巢窟京請于朝爲禁侵掠給稼
糶餉糧食使之歸夷人喪爭出犬豕割血受盟願世

爲漢藩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曰勿令齊年知

而京與安石同年生帝以安石爲欺復召京知樞密
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
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
入見首以所夢告焉頃之以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哲
宗卽位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又改彰德於是
范祖禹言京再執政初與安石不合後爲呂惠卿所
傾其中立不倚之操爲先帝稱且昭陵學士獨京一
人存若付以樞密允孚公論時京已老乃以爲中大

一宮使兼侍讀改宣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師致仕紹
聖元年薨年七十四帝臨奠于第贈司徒謚曰文簡
始京鄉居受恩通判南宮成迨貴以郊恩官其子嘗
過外兒朱适出侍妾詢知爲同年進士妻亟請而嫁
之其爲罷守諸縣公事至卽歷究之苟與縣牘合而
處斷麗於法者呼法吏決罪不以付獄報下捷疾二
無壅滯人服其敏云

孫公談剛曰馮大叅京嘗患傷寒已死家中哭之
已而忽甦云適往五臺山見昔爲僧時室中之物

昔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還。自。作文。記。之。屬。其。子。他。日。勿。載。墓。志。中。

馮商還妾考

楊太史愨曰。余觀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雋邁不羣。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也。傳奇馮商還妾事。以爲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

嘗爲商又不名商也。小說不足信，當依正史之傳可也。聖楷按：馮商還妾事，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載之甚詳，但云其父商也，未云名商耳。又以京爲鄂州咸寧人，所著有滯山詩集，皆未遇時所作。夫大經亦宋人也，豈京父未官之先曾爲商，有還妾事而傳奇因而附會之歟？小說所載固不足信，然亦不可盡抹殺之也。且事有關於盛德，寧信其有勿信其無。馮京以弱冠三元却婚張氏，較父還妾更有光焉。固當論著之以爲立品者勸。

南宮成考

湘山野錄曰：馮當世京秋試於鄉里，主司堅欲黜落已而綴之榜末。時鄂倅南宮成城一作監試，當拆封大不平，力主之，遂至魁選。明年廷試第一，除荆南倅。成遷長沙倅，當世以詩寄曰：常思鵬海隔飛翻，曾得天風送羽翰。恩比丘山何以戴，心同金石欲移難。經年空歎音書絕，千里長懷道義寬。每向江陵訪遺跡，邑人猶指縣題看。蓋江陵縣額成所書也。接近日舉場多有此事，但不盡如馮公之

報恩耳。誦王仁裕春風羽毛之句，可爲歎息。

宋三元考

宋史稱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爲名宰相，馮京爲名執政，風節相映，不愧其科名焉。司馬溫公送馮狀元京歸鄂州詩云：夙昔負奇節，瑯然爲衆珠。下韞連得雋，出手盡成盧。喜氣兼鄰曲，榮名溢道塗。風雲俱動色，非復舊江湖。又按澠水燕談錄曰：馮當世少孤，寓武昌，縱飲不羈，一夕醉臥郊外溪邊，有漁者罷漁，艤舟困眠。

有人叱之曰馮傳中在此安得不避漁者驚起步
月岸上一人衣冠熟睡草間詢之知爲馮也卽拜
曰他日貴顯幸勿忘其以夢告因請臥舟中以避
風露馮睡至曉與其載入魏後馮貴使訪漁舟不
復見由此觀之科名信有定命耶

趙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崇，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浚於督府，浚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崇不爲屈，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栻與崇交。方遂從栻學。淳熙八年，舉進士，調蒲圻尉。疑獄多所委決，授大寧監教授。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訓誘之，人皆感勵。自是始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王管江西安撫司機，宣文字。京湖帥李大性

辟知隨州。南北初講和，旱蝗相仍，方親至四郊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適和議成，諸罷浚弛備，方獨招兵，擇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提舉京西常平兼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時劉光祖以耆德爲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夏和緩嘗請光祖書勤謹和緩四字揭坐間以爲戒。以金部員外郎召，尋加直秘閣，改湖北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升直煥章閣兼權江陵府，增修三海八匱以壯形勢。進秘閣修撰，知江陵府，主管湖北安撫司使兼權荆湖

置司時金偏於兵計其必南徙日夜爲備荆門有東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進右文殿修撰金樊快明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扈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權工部侍郎竇謨閣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諜知金人決意犯境乃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及樞密烏古論慶壽犯陳光化隨棗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

陽金人圍棗陽急方遣宗政再興等援棗陽仍增戍
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已而棗陽守趙觀敗金人
於城外再興宗政至與觀夾擊又敗之棗陽圍解方
申傍諸將當過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於城
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再疏陳
不可和者七戰議遂決金將完顏察不入境兵號十
萬方部分諸將金人犯棗陽者宗政敗之於尚家川
犯隨州者劉世興敗之於磨子平相持踰年方調世
興移師與許國再興援棗陽張興李雄韜援隨州隨

州圍解再興等轉戰入棗陽時宗政守城伏兵城東
金人遇伏敗走未幾再至再興又敗之自是無日不
戰金人三面來攻宗政出東門再與出南門世興出
北門大合戰敗之金人朝進暮退力不能捍諸將表
裏合謀國自南山進張威自灤河進世興李琪出城
與國會再興出城與威會犄角追擊金人遂潰光化
守潘景伯亦設伏敗金人於趙家橋孟宗德又破之
於隨州鴨兒山擒賽不妻弟王醜漢金人遂誅賽不
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賜食邑金人復

大舉命訛可圍棗陽壅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國東向唐州再興西向鄧州又命子范監軍蔡後殿時宗政在城中日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山光化境出砦於三尖山拔順陽縣金人率衆仰攻大敗再興與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棗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於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於漢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

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煥
章閣直學士奏乞均官民軍兵廩給自備馬者倍之
又奏使民兵夏歸以省月給秋復詣屯守禦從之方
料金人豔不得志於棗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
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向鄧戒之曰毋
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
宗政進破湖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國遣部將耶律
均與金人戰於北陽戮其將李提搭再興破高頭城
大敗金兵遂薄鄧州唐州兵來援迎敗之降者踵至

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之。方視其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金將駙馬阿海犯河西。樞密完顏小驢屯唐州。爲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及使再興發棗陽兵擊其西。國發桐柏兵擊其東。再興敗金人于唐。斬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會斬黃繼。詔趣方遣救。方亟命國保鄂。再興援淮西。國還鄂州。保江。再興軍至。斬之。靈山伺金人。歸而擊之。土豪祝文蔚橫突入陣。金人大敗。國遣張寶將兵來會。李全等兵亦至。金人遂潰。再興追逐六十里。擒其監軍合答。進方。

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權刑部尚書、俄得疾、進徽
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遯還、力疾犒師、第其功、上
之病華白、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再與、隊內勉
以協心、報國貽書、卒相論疆場、大討尋卒、是夕有大
星隕于襄陽、以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致仕、累贈太
師、謚忠肅、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
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
勿醉、嘗使日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
西一境、獨全、嘗問相業於劉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

對故知名士如陳賅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諸名將
多在其麾下若扈再興孟宗政皆起自主豪推誠推
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故其沒
也人皆惜之子董薏范葵

宋史曰宋之南渡邊將之才何其鮮哉或曰江南
非用武之地然古之善兵者若孫武子亦吳人也
抑先王之世文武無二道文武旣分宜其才之各
有所偏勝也趙方少從張栻學許國之忠應變之
畧隱然有尊俎折衝之風其部曲如扈再興孟宗

政後皆爲名將。亦方之能獎率也。方之子池。蔡宗政。一璉後。皆以功名自見。不愧其父。有足稱者。

林曰：陳亮中興論謂天下之大勢在于襄漢。其地控引京洛。側睨江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誠得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之。進城要隘。大建屯田。又荆楚奇才劍客。自管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于農隙。時講武藝。如此則可以指臂江淮。進窺京洛。而謀取齊秦之地。按此論在孝光之日。最爲要着。情。

無一人能用之。因循至于蒙古內逼。金徙都沛。寇犯棗陽。高趙方始以其地大著功名焉。且其進兵如風雨。料敵無遺算。無日不戰。無戰不勝。其拔用諸將如扈再興。孟宗政。皆岳武穆一流人。不第勇畧見長也。其後孟珙以荆襄之衆滅金。禦元亦藉輯和。此募之力實多。而亮之言乃益驗。嗟乎。邊帥重臣。恢復重任。荆襄重地。何得妄付之庸流之手。予謂陸抗。羊祜以守奇。趙方。孟珙以戰奇。撫茲荆襄。若四公者。亦足稱矣。